

国学精华

家教经典

当今国人必读 曾国藩 国学家教经典

曾国藩

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名家名篇
启蒙养正，厚德家风的最佳读物

◎曾国藩 著 姜 岸 编译

家书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曾
国
潘
家
书

内 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家书/姜岸编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

(国学精华家教经典)

ISBN 978-7-204-09380-9

I. 曾… II. 姜… III. 曾国藩(1811~1872) — 书信集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4301 号

国学精华家教经典

姜岸 编译

责任编辑 道尔吉

封面设计 白雨峰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诚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字 数 1000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0-9/G · 2702

定 价 149.00 元 (全五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 言

纵观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此，我们称之为“国学”，其目的在于与非中华文化相区分，国学经典古籍构成其核心。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衰，其重要一点是，源于由国学而产生的民族向心力和人文精神。可以说，国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倡导国学意义的宏远，势在必行。近年来，很多家长开始对孩子进行国学启蒙教育，希望孩子奠定扎实的国学根基，以此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它的精华被世界誉为中华美德。因此也使得家庭教育具备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无所比拟的优势。而《家书》、《家训》正是体现其家教优势的精华。为此，我们编成这套《国学精华家教丛书》，全书共分五册，即以国学家教组合形式各自独立成册，选取最有代表性的《论语》、《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名贤集》、《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共八部加以编排整理，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力求使注释准确、译文生动，并精心选取大量国学知识以及国学典故，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领悟国学精髓，立君子品，做智慧人。

更重要的是，丛书尽量把难涩的传统文化予以通俗化、现实化的演绎，并以大量精彩图例解析深刻的文化内核，让国学的现实意义更易彰显，使读者阅读起来能轻松愉悦和饶有趣味。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在戎马倥偬、公务繁忙之余，写给家人子弟的书信。曾氏家书行文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灼见，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成为中国近现代最具影响力的家书之一。

“君子不器”。“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是几千年前孔子主张的东方君子的美德，包涵了三个层面的意义：君子，首先要有道德，有技能，因而社会适应性强；第二是践履道德；第三是以道交友，从道而不从利。孔子的这些关于君子品性的阐述，在曾氏的家书上，再一次得到深刻的印证。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高度概括说：“做人之道，圣人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他在许多家书中反复强调了谦逊、戒骄、宽容，主张“敬恕”。

曾国藩的家书保存至今共有 330 多封，是名家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本书辑录、整理了曾国藩家书教导子弟部分，字字良言，句句妙句，仅一部家书足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了“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是修身治家的真知灼见，是为人处世的金玉良言，是成就大事的经验之谈，是所有成功者的有益借鉴。

编 者



目
录

目
录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与国荃国葆书	(1)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与诸弟书	(4)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与诸弟书	(8)
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与诸弟书	(12)
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与诸弟书	(17)
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与诸弟书	(19)
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九日与诸弟书	(22)
咸丰五年三月二十日与诸弟书	(24)
咸丰五年四月初八日与诸弟书	(26)
咸丰六年二月初八日与诸弟书	(28)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与纪鸿书	(32)
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四弟国潢书	(33)
咸丰七年正月十八日与四弟潢书	(36)
咸丰七年九月初八日与九弟国荃书	(38)
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与九弟国荃书	(39)
咸丰七年十月初十日与九弟国荃书	(41)
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与九弟国荃书	(44)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与九弟国荃书	(45)



目 录

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与九弟国荃书	(48)
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与九弟国荃书	(51)
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与九弟国荃书	(53)
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与九弟国荃书	(57)
咸丰八年五月三十九日与九弟国荃书	(60)
咸丰八年七月二十日与国潢国葆书	(64)
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与纪泽书	(66)
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与纪泽书	(68)
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与国潢国葆书	(71)
咸丰八年九月十二日与国潢国葆书	(74)
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与纪泽书	(76)
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与纪泽书	(77)
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与纪泽书	(80)
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与诸弟书	(82)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与纪泽书	(85)
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与纪泽书	(86)
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与纪泽书	(87)
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与纪泽书	(90)
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与纪泽书	(92)
咸丰九年五月初四日与纪泽书	(94)
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96)
咸丰九年六月初十日与九弟国荃书	(98)
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与纪泽书	(99)
咸丰九年六月十九日与纪泽书	(101)
咸丰九年七月十四日与纪泽书	(102)
咸丰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与四弟国潢书	(103)



目 录

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与纪泽书	(104)
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与四弟国潢书	(107)
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五日与国潢国荃书	(107)
咸丰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与纪泽书	(108)
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与纪泽书	(110)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与四弟国潢书	(113)
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与纪泽书	(114)
咸丰十年四月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16)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二日与九弟国荃书	(117)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与纪泽书	(119)
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21)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与季弟国葆书	(122)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九弟国荃书	(124)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与国荃国葆书	(125)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六日与国荃国葆书	(127)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28)
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四日与纪泽纪鸿书	(129)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30)
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32)
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与纪泽书	(134)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与纪泽纪鸿书	(136)
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与国荃国葆书	(139)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与纪泽书	(141)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44)
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四与纪泽书	(145)
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与纪泽书	(147)



目 录

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四日与纪泽书	(149)
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十日与九弟国荃书	(152)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与纪泽书	(153)
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与纪泽书	(154)
同治元年三月十四日与纪泽书	(156)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与九弟国荃书	(158)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与九弟国荃书	(159)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与纪泽书	(161)
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与九弟国荃书	(163)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与国荃国葆书	(164)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与纪泽书	(167)
同治元年七月初一日与国荃国葆书	(169)
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与纪泽书	(170)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与九弟国荃书	(172)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74)
同治二年五月初九日与九弟国荃书	(175)
同治二年五月十六日与九弟国荃书	(177)
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78)
同治二年八月初二日与九弟国荃书	(179)
同治二年九月初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81)
同治二年九月十三日与九弟国荃书	(183)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与九弟国荃书	(184)
同治二年十月十三日与九弟国荃书	(186)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87)
同治三年正月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89)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90)



目 录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与九弟国荃书	(192)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93)
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与九弟国荃书	(194)
同治三年四月初九日与九弟国荃书	(196)
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与九弟国荃书	(197)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	(199)
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与九弟国荃书	(201)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与国潢国荃书	(202)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九日与纪泽纪鸿书	(203)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与纪泽书	(204)
同治四年十月初四日与纪泽书	(206)
同治四年十月初五日与国潢国荃书	(207)
同治四年十月十五日与国潢国荃书	(208)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与纪鸿书	(209)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与纪泽纪鸿书	(210)
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与国潢国荃书	(212)
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与四弟国潢书	(214)
同治五年七月初六日与四弟国潢书	(217)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日与纪泽纪鸿书	(219)
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与九弟国荃书	(220)
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与纪泽书	(222)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与纪泽书	(224)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七日与九弟国荃书	(226)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与纪泽书	(228)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四日与九弟国荃书	(230)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与九弟国荃书	(231)



目 录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与纪泽书	(233)
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与九弟国荃书	(235)
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与纪泽书	(237)
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与九弟国荃书	(240)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与纪泽书	(241)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与四弟国潢书	(243)
同治七年十二月廿七日与纪泽书	(244)
同治八年二月十八日与纪泽书	(245)
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与纪泽书	(247)
同治九年三月十九日与纪泽书	(248)
同治九年四月十九日与纪泽书	(249)
同治九年七月十七日与纪泽书	(250)
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与纪泽书	(251)
同治十年正月十五日与国潢国荃书	(253)
同治十年四月初七日与国潢国荃书	(255)
同治十年五月初十日与国潢国荃书	(258)
同治十年九月十五日夜与纪泽书	(261)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与国荃国葆书

子植、季洪两弟左右：

四月十四日接子植二月三日两次手书，又接季洪信一片。子植何其详，季洪何其略也！今年以来，京中已发信七号，不审俱收到否。第六号、第七号余皆有禀呈堂上，言今年恐不考差。彼时身体虽平安，而癣疥之疾未愈，头上面上颈上并斑剥陆离，恐不便于陛见，故情愿不考差。恐堂上诸大人不放心，故特作白折楷信，以安慰老亲之念。

三月初有直隶张姓医生，言最善治癣，贴膏药于癣上，三日一换，贴三次即可拔出脓水；贴七次即全愈矣。初十日，令于左胁试贴一处，果有效。二十日即令贴头面颈上，至四月八日，而七次皆已贴毕，将膏药揭去，仅余红晕，向之厚皮顽癣，今已荡然平矣。十五六即贴遍身，计不过半月即可毕事，至五月初旬考差而通身已全好矣。现在仍写白折，一定赴试。虽得不得自有一定，不敢妄想，而苟能赴考，亦可上慰高堂诸大人期望之心。

寓中大小安吉，惟温甫前月底偶患感冒风寒，遂痛左膝，服药二三帖不效，请外科开一针而愈。澄弟去年习柳字，殊不足观，今年改习赵字，而参以李北海《云麾碑》之笔意，大为长进。温弟时文已才华横溢，长安诸友多称赏之。书法以命意太高，笔不足以赴其所见，故在温老自不称意，而人亦无由称之。故论文则温高于澄，澄难为兄；论书则澄高于温，温难为弟。

子植书法驾淖、澄、温而上之，可爱之至！可受之至！但不知家中旧有《和尚碑》（徐浩书）及《郭家庙》（颜真卿书）否。若能



参以二帖之沉着，则直追古人不难矣。

狼兼毫四枝既不合用，可以二枝送莘田叔，以二枝送蕪庵表叔。正月间曾在岱云处寄羊毫二枝，不知已收到否。至五月钟子宾（名音鸿，戊戌同年，放辰州知府）太守往湖南，又可再寄二枝。以后两弟需用之物，随时写信至京可也。

祖父大人嘱买四川漆，现在四川门生留京者权二人（敖册贤、陈世鏞），皆极寒之士。由京至渠家有五千余里，由四川至湖南有四千余里，彼此路皆太远。此二人在京常半年不能得家信，即令彼能寄信至渠家，渠家亦万无可附湖南。九弟须详禀祖父大人，不如在省以重价购顶上川漆为便。做直牌匾，祖父大人系驰封中宪大夫，父亲系诰封中宪大夫，祖母驰封恭人，母亲诰封恭人。京官加一级请封，侍讲学士是从四品，故堂上皆正四品也。蓝顶是暗蓝，余正月已寄回二顶矣。

书不宣尽，诸详澄、温书中。今日身上敷药，不及为楷。堂上诸大人，两弟代为禀告可也。

【译文】

子植、季洪两弟左右：

四月十四日接到子植二月三日两次写的信，又收到季洪的一封信。子植写的信多么详细，而季洪写的得信又是多么简略！今年以来，我从京中已寄给家里七封信，不知是否全收到了。第六封和第七封信中，我都有敬告大人们的话，说明今年恐怕不参加外差考试了。那时身体虽然平安，但疮癣还没好，头上脸上和脖子上都是布满癣痕，恐怕不便于进宫谒见皇上，所以心甘情愿不参加外差的选拔考试。担心各位大人不放心，就特意用楷书写信呈告，以此安慰老人们的惦念之怀。

三月初，有一个从直隶来的张医生，说他最擅长治癣，把膏药贴在癣上，三天换一次，贴上三次就可以拔出脓水；贴七次就全好了。十日那天，让他在左胁试着贴了一处，果然见效。二十日便让



他贴在头上、脸上和脖子上，到四月八日，就贴够了七次。把膏药揭去后，只剩下一点红色痕迹，过去厚厚的一层疮痂，现在已荡然无存了。十五六日就贴遍全身，预计不超过半个月就可结束疗程，到五月上旬参加外差考试时就已经彻底好了。现在又写信禀告，一定要参加考试。虽然考取与否自然有定数，不敢抱有非分的想法，但如果能参加考试，也可以对上安慰大人们期望的心情。

我们全家大小都平安吉祥，只是温甫在上月底偶尔患感冒伤风，接着左膝疼痛，服了两三副药都不见效，请外科医生注射了一针才治好。澄弟去年练习柳体字，很不值一看，今年改练赵体字，并加练李邕《云麾碑》的运笔风格，进步很大。温弟的八股文现在已经是才华横溢，京城的朋友大多赞赏他。他在书法方面由于追求的境界太高，而运笔的功夫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对于温弟来说自然是不满意，别人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因此，要论文章是温弟胜过澄弟，澄弟不配做兄；要论书法是澄弟胜过温弟，温弟不配做弟。

子植的书法远远超过我、澄弟和温弟，可爱极了！可爱极了！但不知家里过去是否保存了《和尚碑》（徐浩书）及《郭家庙》（颜真卿书）。如果能参考这两种碑帖的沉实稳健，那么直接赶上古人就不难做到了。

寄去的四枝狼兼毫笔既然不适用，可以送给莘田叔两枝，送给第庵表叔两枝。正月里曾在陈岱云那里寄去两枝羊毫笔，不知是否已收到。到五月份钟子宾（名音鸿，戊戌年同科进士，出任辰州府知府）知府将前往湖南，又能再捎去两枝。以后二位弟弟需要什么东西，随时写信寄到京城好了。

祖父大人嘱咐购买四川油漆，但现在四川籍的门生留在京城的只有两个人（教册贤、陈世鑑），都是极为贫寒的读书人。从京城到他们家乡有五千多里，从四川至湖南又有四千多里，相互之间的路程都太遥远。他们两个在京城常常半年还收不到家里的来信，即使他们能给家里寄信，他们家里也绝对没有法子把东西捎到湖南。九



弟一定要详细告诉祖父大人，不如在省城用高价买最上等的川漆更为方便。关于制做竖牌匾的事，祖父大人是诰封的中宪大夫，父亲是诰封的中宪大夫，祖母为诰封恭人，母亲为诰封恭人。在京官员提高一个等级请求封典，侍讲学士是从四品，所以大人们都是正四品。蓝顶珠是深蓝色的，我在正月里已经寄回去两顶了。

信难以表达详尽，其他各事详见给澄弟和温弟的信中。今天身上贴了膏药，不能用楷书写字。家中的各位大人那里，就请两位兄弟转告吧。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与诸弟书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

九月重阳日接到家信三封，内父亲手谕二件，澄侯六月二十五在家发信一件、七月十五在省发信一件、十九又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子植七月十九发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季洪亦有七月十九一片。子植府试文章在此包内，题名录二纸，盖至是始识九弟案首入学之信。前八月折弁到京，乃七月二十八九在省起行者，计是时九弟府首喜信已发交提塘矣，而渠不带来，良可憾也。此外又有张湘纹、曾季甫、唐镜丈、首班臣、邓荻仙、欧阳沧溟丈各信亦俱收到。我与温甫看一夜始完。两次喜信使祖大人病体大愈，此为入子孙者之大幸也。

呈请晋封，仍须覃恩之年。辛亥年是皇上七旬万寿，大约可以请晋封祖父母、父母，并可驰封叔父母，且可诰赠曾祖父母矣。然使身不加修，学不加进，而滥受天恩，徒觉愧悚。故兄自升官后，时时战兢惕惧。近来身体甚好，耳又微聋。甲三读书，先生极好，



严而且勤，教书亦极得法。长女《上论》将读毕矣。温甫国子监应课已经补班。寓中眷口俱平顺。

荆七现又收在我家，于门上跟班之外，多用一人，以充买办行走之用，即以荆七补缺，甚为胜任。渠亦如士会还朝、苏武返汉，欣幸之至，四弟可告知渠家也。

袁漱六因其幼女已死，现搬住湘潭馆。订庚之事，前已写信告堂上矣。陈家姻事，堂上大人既欣然允许，余岂复有不满意者？惟订庚须稍迟，或俟岱云起复，亦未可知。至姻事，则确有成言矣。

曾子斋曾借银八十与郭瑞田，渠现还百金交余，托转寄毅然先生。目前尚无妥便，一入它人手，又恐化为乌有，故不得不慎重。弟可先作书告毅然丈，说我所以慎重之故，亦总在今冬明春寄到也。朱嘯山托曹西垣查教习之期，西垣查得，言尚遥遥无期，弟亦可告嘯山也。刘福桥先生要挂屏四张，现亦无便可寄。盖徐寿衡不回家，史楼、筠仙亦明年方可到省，故皆不敢寄。罗筠皋之银亦无便寄，弟可并告筠皋也。沧溟丈以我言魏家讼事，回书颇有犹豫之意。牧云无笔写字，弟可先将树堂带回之笔分三枝送他。待彭大生归，我再寄笔回。岳父寄贡卷至京，余拟送贺仪大钱二十千，亦交彭大生带回。柳衡叔仙逝，余拟备奠仪大钱八千，亦交彭大生带回。惟毅然先生及筠皋之项不敢交彭，恐其难担艰险。

九弟印卷费须出大钱百千，乃为不丰不啬，不被人讥议。或三股均送，或两学较多、门斗较少亦可。但须今年内送去，不可挨至明年。教官最为清苦，我辈仕宦之家不可不有以体谅之也。家中今年想尚可支吾，至明年上半年，余必寄银至家应用。

陈岱云到省，四弟与郭三合办呢幃，甚是妥叶。余送渠奠分三十金，已交筠仙带去矣，别有挽联。现尚未寄。梅劭生求我作书与钟子宾，准在近日付去。唐画郊之信，屡次未回，则实以懒惰之故。渠托我代求各翰林法书，澄侯不在京，而欲我为此等事，毋乃强人以难乎？收到邹芸陔所带各件，屡次写信道之，不知来信何以屡问。



添梓坪各件，容当再寄物与它，四弟先为我道谢可也。

四弟以女许彭家，姻缘前定，断不可因我前言而稍生疑心。九弟入学，家中材料可以做衣，若再久收，恐被虫打。做数套衣，兄弟易衣而出最好。家中诸皮衣，年年须多买樟脑，好好收拾，否则必为虫伤矣。同乡诸家如常。书不能尽，折弁在京仅一日，故多草率。

兄国藩手具

【译文】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

九月重阳节这天接到三封家信，其中包括父亲的亲笔信两件，澄侯六月二十五日从家里寄来的信一件，七月十五日从省城发出的信一件、十九日又一件、八月十三日又一件，子植七月十九日发出的一件、八月十三日又一件，季洪也有七月十九日写的一页。子植参加府试的文章在这个包里，还有两张录取名单，到现在才知道九弟以府试第一名进入县学的消息。上次八月份送奏折的专差到达京城，是七月二十八九日从省城出发的，估计这时九弟获取府考第一名的报喜信已经发出交给提塘官了，但他们却没有带来，实在令人遗憾。除此之外还有张湘纹、曾季甫、唐镜海先生、首班臣、邓荻仙、欧阳沧溟先生各自的来信也都收到。我和温甫看了一晚上才看完了这些信件。两次喜讯使得祖父大人生病的身体彻底痊愈，这是作为儿孙后代的人的最大幸事。

上报申请加升封典，仍然要等到皇上广布恩泽的年头。辛亥年是皇上的七十大寿，大约那时可以申请加封祖父母、父母，并且可以敕封叔父母，还可以诰封曾祖父母。然而假使自身不加强修养，学识不提高长进，过度地享受皇上的恩赐，只会感到惭愧害怕。所以我自从升官以后，常常战战兢兢，警惕恐惧。近来我身体很好，但耳朵又稍微有点聋。甲三念书，教师非常好，既严格又勤勉，讲课也很得法。大女儿《上论语》即将读完。温甫在国子监参加考试